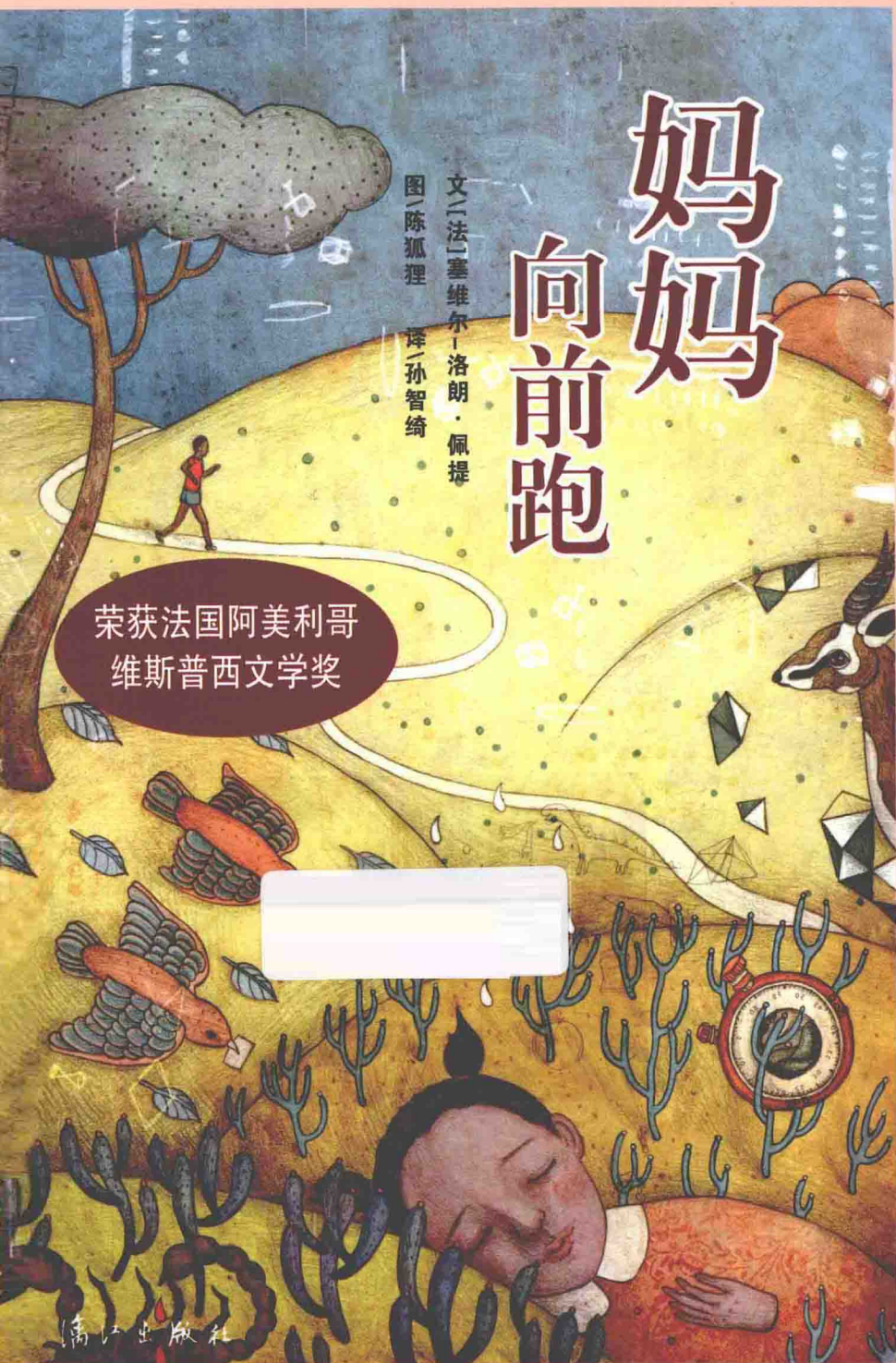


妈妈

向前跑

文「法」塞维尔·洛朗·佩提
图「陈狐狸」译「孙智绮」

荣获法国阿美利哥
维斯普西文学奖



漓江出版社

妈妈向前跑



文/[法]塞维尔-洛朗·佩提

图/陈狐狸 译/孙智绮

漓江出版社

桂林

Original title: Mon petit coeur imbécile

Text by Xavier-Laurent Petit

Copyright © 2009 by l'école des loisirs, Pari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20-2014-05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妈妈向前跑/(法)塞维尔-洛朗·佩提文;陈狐狸图;孙智绮译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4. 10

书名原文: Mon petit coeur imbécile

ISBN 978-7-5407-7241-3

I. ①妈… II. ①塞… ②陈… ③孙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0095号

策 划:谢 阅

责任编辑:许 莉 谢 阅

封面制作:沈艳君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4.5 字数:60千字

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18.5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4-2671218)

前言

聆听心脏的跳动，跑出强劲的生命力

孙智绮

这是一本必须打开耳朵倾听的“有声书”：小女孩希姗达的心跳声、沙暴的呼啸声、暗夜的虫鸣声、豺狼的远吠声、羊群干渴的哀鸣声、铁皮屋顶快被掀开的隆隆声、外婆低哑的祈祷念咒声、舅舅喃喃的哼唱声、妈妈赤脚奔跑的喘息声，以及邻居们的加油声和击鼓声。故事中充满各种各样非洲大地独特的声音，是居住在都市的人想象不到的，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，感受到强烈的生命力，不知不觉跟着希姗达数着心跳的脉动，一天又一天，欢喜坚决地迎向生命，即便那是一个脆弱不堪和饱受死亡威胁的生命。

希姆达是个九岁的小女孩，一出生就有心脏病，不能跑步、不能出门、不能和朋友玩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只要稍微用力或激动，就会喘不过气，随时都有可能“啪”的一声，一句话都来不及说就死去。她从小习惯倾听自己的心跳声，计算自己活了几夭，锻炼出惊人的数学头脑。她喜欢上学，对她来说在学校只需要动动脑，是唯一可以和其他人做一样事情的地方。她把数字当好朋友，因为一个数字后面永远有下一个数字，这是一种永远有明天、永远可以继续（活）下去的感觉。她可以正确算出自己共活了三千四百一十七天；也能马上算出父母亲每星期赚五百克尔，要存到一百万克尔的手术费，必须花三十八年三个月又二十天；她还能从两棵树的距离和妈妈跑步的时间迅速计算出时速。这个小女孩不但没有被自己的疾病击垮，反而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潜能。

心脏病虽然让希姆达不能跑不能跳，也让她拥有比一般人更细微的观察力。她知道大人什么时候说谎；知道杂货店老板大嘴巴藏不住秘密；知道舅舅看起来傻

傻的，其实懂很多事情；知道爸爸每次打电话说会马上回来，然而一次也没回来过。她也知道家人默默付出的爱：舅舅晚上总是睡在门口，是为了保护家人；外婆口里喃喃念着“吸气、吐气”，是为了让自己的心跳恢复正常；妈妈卖掉最肥的羊，忍着被毒蝎螫伤的疼痛练跑，坚持参加马拉松大赛，一切都是为了自己。

希姆达生活的村庄，是一个贫穷得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方：雨季来临时，大雨倾盆而下淹没马路，泥石流冲垮房屋，井水泛滥成灾。没有自来水，只有井水；没有电灯，只有油灯；没有隔间，只有一个厨房也是卧室的房间；连张床也没有，只有简单的草席。希姆达去的医院，是铁皮屋，随时会断电。村里的人没有电视、电话，想打电话就必须到杂货店老板那里。

在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，现代与传统的冲突，却巧妙地取得平衡，相辅相成得到正面效果。希姆达的妈妈被毒蝎螫伤时，老祖母教我们的是某种古老的智慧——倾听风中祖先的声音，获得无形却能安抚人心的精神力量；但同时这也并没有阻挡新老师去寻求现代医学的力

量来医治。或许是因为在那样匮乏的地方，新与旧的资源，都没有拒绝的奢侈，没有对抗的余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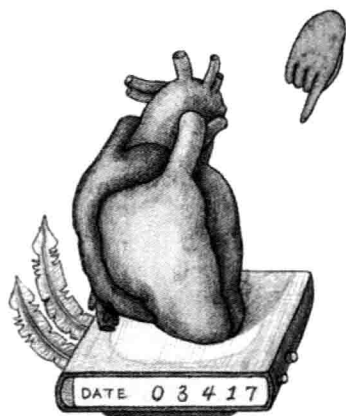
环境的刻苦，反而突显出人情的可贵和面对困境的勇气。故事主角因为心脏的疾病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母亲如何不顾一切，为孩子无私地付出，而孩子又如何以无比的坚强，努力回应母亲的爱。这种母女连心，让人动容。而作者悬疑的布局，更是让读者一直到最后一刻才松懈下来，并在结局保留一个最大的惊喜给我们！读完后，不只让人感受到人情的温暖，理解生命的可贵，更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从心底涌现源源不绝的勇气与生命力！





天还没亮，太阳还没升起。我睁开眼睛，躺在用稻草铺的床垫上，耳朵里传来自己的心跳声。

怦咚，怦咚，怦咚。



我的心已经跳了三千四百一十七天，幸运的是它从来没停止过。

我母亲羚妈睡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我总是比她早一点醒来。

听说在欧洲或美

洲，人们住在有许多房间的大房子里。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我们的村子可不是这样。我们这里每栋房子都一样，是只有一个房间的茅屋。它既是厨房也是卧室，同时也挡风、挡雨、挡太阳。我家住了四个人：爸爸妈妈睡在大窗帘后面，还有我和塔邦外婆，她的房子上个雨季被大雨冲坏了。

其实我家现在只住了三个人。我父亲贾爸在离这里几千多千米远的工地工作，那个工程似乎大到永远做不完。贾爸已经两年多没回家了，他每个月都会寄一点钱给我们，然后打电话到卡特罗的杂货店，因为全村只有那里有电话。贾爸会跟卡特罗说他很好，一切平安，请大家不用担心，他很快就会回来。卡特罗听了就会跟





我们重复贾爸说的这些话，只是贾爸从来也没有回来过。

所以，现在只有羚妈、塔邦外婆和我三个人住在我们的茅屋里。

好吧！我少算了一个人，那就是班尼舅舅。他是羚妈的弟弟，一个沉默寡言、有点怪怪的大个儿。他会一边在山丘上看守羊群，一边笑，一边嘴里哼着歌。班尼舅舅大部分的时间都和他的羊群一起睡在野外，但若遇到雨季或沙暴的时候，就会过来和我们一起睡。他总是睡在门口，为了看紧他的羊群，也或许是为了保护我们。

除了羚妈、外婆和我，村里大部分的人都叫他傻子班。但我觉得班尼舅舅没那么傻，他知道的事情可多了。



我微微睁开眼睛，看见羚妈起床了。

她掀起窗帘，蹑手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身边。我一如既往地闭上眼睛装睡。羚妈早就猜到我装睡，却不拆穿我，只是静静地检查我有没有呼吸，在确定我没事之后，才轻抚我的脸颊，帮我盖上被子。我最喜欢每天早晨的这个时刻，因为这代表着：我还活得好好的。

昨晚刮起猛烈的沙暴。炙热的暴风卷起滚滚狂沙，让水源枯竭。茅屋的木板透进一阵又一阵风的呼啸声与动物们干渴的哀鸣。羊群发出痛苦的咩咩叫，狗儿金巴则像威吓敌人般地大声狂吠。

不只是动物，这里没有人喜欢沙暴。但是没有人比我更痛恨沙暴。刮风的日子，我几乎动弹不得，因为沙尘让我呼吸困难。我躺着不动，像只筋疲力尽的动物气喘吁吁，塔邦外婆则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口中不停念着一堆我听不懂的字句。

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羚妈，甚至连沙暴也不能。

她轻声说：“希姗达，待会见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门一打开，一阵狂风灌进屋里，在晨曦中，我隐约见到羚妈古铜色的长腿和浅色的短裤。她钻到外面，一

溜烟跑走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数到二十，才起来打开门，刚好看到羚妈的身影消失在清晨之中。

有时我会闭上眼睛，想象她正在山丘上奔跑的样子。就好像我



可以听到她的喘息声，感觉到她的汗水淋漓，看到她那赤裸的双脚踩在沙地上飞奔……

羚妈每天都在跑，跑好几个小时。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跑步？她会大笑着说：“我不知道。要问就问我的脚吧！它们每天早上都很想跑步，我只能跟着它们跑。”

塔邦外婆点燃烟斗，张开一口没牙的瘪嘴，笑着说：“我怀孕时，你母亲就在我肚子里扭个不停！她那时就已经很想跑步了。小羚没学过走路，一下子就会跑会跳……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挡她。”

小羚的羚，就是从羚羊来的。这当然不是我妈妈的本名，妈妈的本名叫玲拉，但大家都喜欢叫她小羚。而我就叫她羚妈，意思是跑得像羚羊一样快的妈妈。

塔邦外婆继续说：“小羚本来就喜欢跑步，但是我的小公主，自从你出生后，她更像个疯子般地狂跑！没有人可以让她停下来！她会一直跑到山丘的尽头，那里连牧羊人都不曾到过。就像是她想代替你跑，代替不能跑步的你跑。”

是的，我不能跑。

我的心，我的心脏……都是你，害我不能跑。

都是你，害我不能出门，不能蹦蹦跳跳，不能和朋友玩，什么事都不能做……都是你那无可救药的病害的。

都是你，害我有时候快要喘不过气，让大家以为我快要死了。

都是你，害我妈明天不能跑步。

因为明天是一年一次到医院看病的日子。一大早我们就得坐上扎卡里的老卡车，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医院，给医生看我的心。

对，我的心，就是你这颗小笨心！

等到哪天你不再任性妄为时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叫你“小甜心”，但现在想都别想！





开车到医院要花六个小时，而且六个小时都必须在酷热、强风和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剧烈颠簸，任由扎卡里的老卡车把我们前翻后摔。其实扎卡里已经尽量避开路上的坑坑洼洼了，而羚妈也尽力帮我挡住扑面而来的风沙。

这样的旅程，还好一年只有一次！

医院终于出现在眼前。一幢低矮的长条型建筑物，一半淹没在沙暴里，炙热难耐。

扎卡里把车停在一辆和他的老卡车一样破旧的车子旁。病患和家属们全都蹲在巨大的洋槐树下等候。有些

人聊着天；有些人边喝浓茶边看报；有些人一边挥赶苍蝇，一边在树荫下打盹。

远处，一个高大的家伙走过来，对我微笑，那是男护士莫外。

“希珊达！怎么样……还好吗？”

我想他该不会知道所有病人的名字吧！

一阵狂风吹走我的回答，屋顶的铁皮仿佛快被掀开般轰轰作响。医院和扎卡里的卡车一样破旧不堪，这里一切都是破破烂烂的。

我打从出生后，就一直看同一个医生，他叫做阿波里内。他的身材矮小，以至于羚妈站在他旁边，简直像巨人一样。我们一走进他的办公室，他就叫我们坐下，这样我们的视线才能和他的一致。然后他睁大了眼睛瞪着我，仿佛看见我还活着，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“希珊达，你现在几岁了？”

“三千四百一十八天。”看到他一脸讶异的表情，我又重新解释一遍，“九岁，四个月又九天。因为遇到闰年还要再加两天。”